

巴山月

——长江三部曲之二

下

鄢
国
培



内 容 提 要

本卷承接上卷；情节、冲突逐步往高潮发展，人物性格的描写进一步深化，读者们所关心的一些人物的命运有了交代。整个故事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声中暂告一段落。有些章节比上卷精采。

巴 山 月 (下)

——长江三部曲之二

鄢 国 培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5.5印张 2插页 386,000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2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89 定价：1.40元

第二十二章

—

封大嫂今早天没亮便带着宝儿搭木船到唐家沱赶场，想买相应的杂粮回家掺在平价米里煮食。

但是，她走遍了粮食市场，见上市的粮食很少。龟儿粮食贩子才会要钱，粮价就象夏天的洪水，一浪高过一浪，眨眼功夫又涨了一大截。要不是封大嫂当机立断，忍痛用高价买了两斗苞谷米，再犹豫一会，可能带的钞票连一斗苞谷米也买不到。

象封大嫂这般起早摸黑，赶这远路在唐家沱买粮食的人不少，多是工人家属和逃难到后方的贫民，眼见粮价这么飞涨，哪一个都唉声叹气，愁眉苦脸。

今天空中晴朗朗的，肯定有空袭，粮食市场一会便散了。买到粮食的人，扛着粮袋匆匆往回赶，没买到粮食的人，手里拎着空粮袋，失魂落魄般在空空的市场上游荡，望着紧紧攥在手里的一卷花花绿绿的法币苦笑。

封大嫂肩上扛着粮袋，一手紧捏住袋口，缓缓往河坝走。她另一只手牵着宝儿，不断哄他说：“宝儿乖，好能干呀，看你多会走路哟。”

宝儿刚过两岁，体力实在太弱，已经用祈求的目光望了封大嫂几次，希望能抱他。可是，他却很懂事，经封大嫂一哄，也就默默让她牵着走了。

封大嫂头上的青丝快半白了，李秋莲一去月多，至今杳无音

讯，张阿德也下落不明。她带着宝儿，还要供何大名上中学，虽然丽华已进纱厂做了童工，但所得的工钱连一斗平价米也难买回。一家数口，全靠封大哥一人维持，实在艰辛。幸好，民成公司的总经理陆祖福新近兼任了粮食总局局长，为了安抚船员少闹事，每人搭配一份平价米。平价米虽然粗糙，并且已经发霉变质，又酸又馊，但毕竟可以充饥。

生活的重压，没能将封大嫂压垮，她外貌虽然显得衰老了，但脸上依然常挂着和蔼的微笑，喜欢管闲事，乐于助人。

封大嫂见宝儿实在走不动了，略微迟疑了一下，腾出一只手来将宝儿抱在怀里，继续沿着石梯坎往河坝走。

宝儿喜了，将嘴唇贴在封大嫂汗淋淋的面颊上杵香，格格笑。

封大嫂很喜爱宝儿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这不仅因宝儿天真可爱，而且还因为她答应过阿德和秋莲，要好好照顾宝儿。她见宝儿在她的照护下，过得愉快健康，就觉得十分快慰，认为自己没有负人之托。

封大嫂喘着粗气，连鬓角的绒发也被汗水粘在皮肤上，异常吃力，终于下完了梯坎到了河坝，踩着跳板上渡船。她先放下宝儿，后放下粮袋，这才舒展地松了口气。

她揩干了汗水，坐在舱内架好的木板上，摸出一张角票递到艄翁手上：“给船钱！”

舱内已坐了好几个人，一个卖锅盔饼子的小贩蹲在船头上没下舱，见宝儿望着篮里的饼子咂嘴唇，于是拿起一个饼子来兜售：“小宝儿，又香又甜的锅盔饼子真好吃！”

封大嫂也觉饿了，她迟疑了一下，终于问清了价钱，只给宝儿买了一个。她不满地说：“龟儿硬是不让人活了，一个锅盔饼子也卖到一角，战前只要一个铜板。”

卖锅盔饼子的小贩眼白一翻：“你大嫂说话好恼火，哪个舅子

才不让人活，哪格怪起我来！一个锅盔饼子我不过赚一分钱，我诓你算是这个……”他伸出右手的小指头晃了晃。

封大嫂没再与小贩搭话，她用手搭起凉篷看了看天，又看了看艄翁。她说：“老大爷，你看，太阳快当顶了，未必你不饿，光衔着烟竿烧叶子烟，船上已装了七八个人了，快开头嘛！”

艄翁往江里吐了一口唾沫，不满地斜睨了封大嫂一眼，气汹汹地说：“你说得好松活，装七八个人就开头，现在米粮这贵，收这点船钱还不够宵夜！”

人人火气都这么大，好象都与粮食昂贵有关。

提起粮食，舱里坐着的渡客都七嘴八舌发起牢骚来。有骂蒋中歪的；有骂日本人的；有骂粮食贩子的。他们大都是来唐家沱买粮食的平民，抱怨一阵之后，仿佛心中好过一些，暂时又变得心平气和了。

沉默了一会，封大嫂见艄翁仍坐在船尾舱板上抽烟，毫无开头的动静，忍不住又大声说：“吔，老大爷，你看，沙滩上空荡荡的没人影，你还等到啥时候罗！”

舱里的渡客顿时又激动起来，烧言炸语地埋怨艄翁不开头，象要把粮食涨价的愤懑全集中到艄翁身上发泄似的。

老艄翁见此情况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莫急，莫急，再等两个人凑成整数便开头！”

大家无可奈何，只得懒洋洋地耐心等待，一会便沉寂了。

等了半晌，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渡客。

宝儿用小手掰了一块饼子要往封大嫂嘴里塞。封大嫂一歪头，拍拍宝儿的头说：“宝宝吃，我不饿。”

大家都怕碰钉子，封大嫂总是爱出头说话：“老大爷，差一个人不来，未必要我们坐在船上等一天不成！”

艄翁并没发火，只淡淡瞥了封大嫂一眼，说：“你这个大嫂硬是性急，你看，那不是来了一个人？”

大家的目光都顺着艄翁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见沙滩上有一个黑点朝这边移来，越走越近。那人远远便朝这边问：“是不是往窍角沱去的？”

站在船头的桨手已在大声答话：“走紧，到窍角沱，只差一个人。”

这人走近木跳边，封大嫂看清是王蹚子，于是大声喊：“王蹚子，走快点嘛！”

桨手打趣说：“蹚哥，你走路一摇二摆头，真象个公爷！”

王蹚子肩上搭着一条打过补丁的空粮袋，显然没买着粮食。他听见封大嫂喊他，一颠一瘸地加快脚步上了船，却站在船头没下舱。

桨手已收起木跳放顺，拿起篙竿正要往沙滩上一点，见王蹚子一人没下舱，忙吆喝着：“咗，蹚哥，你久在河下跑，未必不懂规矩，快下舱去坐好啲。”

王蹚子取下空粮袋正揩着汗，忙赔笑回答：“我王蹚子原先也是推船的，怎会不懂规矩！”

桨手已将船撑离岸边，架起前桨，见王蹚子仍没下舱，就说：“咗，蹚哥，既然你懂规矩，为啥还站在这里？”

王蹚子不慌不忙上前双手握住桨把：“连手，未必你连‘有钱舱中坐，无钱把桨推’都不晓得！”这是川江规矩，凡是付不起船钱的渡客，只要帮把力推桨，是不用付船钱的。

桨手翻了翻白眼，不满地说：“咗，蹚哥，未必你比我们还穷。等了半晌，上来你一个白搭船的，真不利市！”他无可奈何，只得让他帮着推桨，抓住缓流溯江而上。……

船在窍角沱渡口停靠好，封大嫂扛着粮袋牵着宝儿上了岸。

宝儿走了几步，却停住了，可怜巴巴地仰头望着封大嫂不肯走。

太阳已过中，封大嫂饿过了头，并不感到特别难受，但肩上

的粮袋却压得她脚步难移，实在无力再抱宝儿。

王蹯子赶上来，说：“封大嫂，还是你能干，我今天白跑了一趟，连苞谷米也没买到一颗。唉……宝儿，来，我抱你。”

自那次王蹯子吃了宝儿的糖稀饭，宝儿见了王蹯子便害怕，见他伸出干瘦的双手要抱他，忙往封大嫂身后躲。

王蹯子尴尬地缩回双手，干笑了两声。

封大嫂见宝儿上唇后敛，下唇突出，要是王蹯子硬要抱他，准会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她将肩上的粮袋取下递给王蹯子，说：“宝宝不喜欢你抱，你帮我扛粮食，由我来抱他。”

王蹯子有一把力气，扛着粮袋跟在封大嫂身后蹯着走，并没落后，一会便上了陡坡，该分路了。

封大嫂放下宝儿，从王蹯子肩上接过粮袋放在地上歇息，抹了一把汗，慷慨地说：“王蹯子，你实在揭不开锅盖的话，可到我家舀两碗平价米去煮稀饭应急！”

王蹯子经常从封大嫂那里得些接济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封大嫂，你也不是富裕人，怎好时常让你接济！”

封大嫂撇撇嘴：“我不爱听这些话，要讲客气，该你挨饿！”

王蹯子没走，却靠近封大嫂一步低声说：“封大嫂，有件事我早想对你说……”

封大嫂见他欲言又忍的样子，不觉感到奇怪，于是不满地说：“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吞吞吐吐真讨厌！”

王蹯子对封大嫂的话并不介意，神秘地四下张望了一会，才说：“封大嫂，宝儿妈有消息没有？”

封大嫂迷惑地膘膘王蹯子青黄的面孔，心中不觉一动，忙问：“王蹯子，难道你晓得李秋莲的消息？”

王蹯子见封大嫂错会了他的意思，忙说：“不，我不晓得李秋莲的消息。”

封大嫂催促说：“那……你有话就快说嘛！”

王骅子先嘱咐说：“封大嫂，我与你说了，你不要对别人说出我来！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我不晓得李秋莲的消息，却晓得张阿德的消息……”

“哎！”封大嫂也觉意外。

王骅子差不多耳语般地说：“路保长将张阿德寄给李秋莲的汇款和家信代收下，私自吞掉哪……”

封大嫂听完王骅子的话，说：“哎，当真！”她又喜又气：喜的是张阿德依然月月往家汇钱寄信，说明无灾无难，那些谣传纯属无稽；气的是路保长毫无心肝，昧着良心吞款毁信，使得秋莲不得已才进城去帮佣，吉凶未卜。

封大嫂不觉怒气难忍，抱起宝儿对王骅子说：“你将我这袋苞谷米看好，待我找路保长说理去。”

王骅子吓了一跳，生怕惹出祸来，不仅封大嫂斗不过路保长要吃大亏，将自己牵扯上后果更严重——自己这个残废人怎样在窝角沲混下去！他忙一把拉住封大嫂衣袖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封……封大嫂，你……你哪格眼里夹不得……半点沙子，捡到封皮就当信，我……我不过听到点影儿，你切莫当真！”

封大嫂哪里听得进王骅子的劝告，觉得这样重要的消息早该对她说，心中的气一时无处出，将宝儿又放到地上，衣袖往上一缩，指着王骅子大声大气说：“王骅子，路保长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，你至今还替他遮掩？说清楚，你哪格晓得的？”

王骅子见封大嫂圆睁怒目，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并不怪她，晓得她是这么一个火爆脾气，自己将话风已透了出来，覆水难收。自己以前也受过封大嫂不少好处，对她热心快肠的豪爽性格敬畏佩服。他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眨了眨眼，说：“封大嫂，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人心，我好心好意告诉你，你却怪我。”

封大嫂见王骅子神态，也觉自己太急躁，口气平和了一些：

“吔，王躄子，你也是穷苦人，我封大嫂平时待你不薄，我们是老街坊，为啥将这事隐瞒到如今才说！”

王躄子急得颈上鼓起青筋，涨红着脸：“封大嫂，我也是昨晚才晓得。太阳菩萨在上，我要说假话，让天雷劈死！”

封大嫂皱了皱眉头：“好，莫赌咒发誓，我相信你。你是哪格晓得的，快告诉我。”

王躄子见封大嫂火气小了些，松了口气，说：“莫急，让我仔细说与你听。昨晚我在烟馆门口碰到保丁罗烟灰，我与他是捆把把柴的弟兄①。

“他问我：‘王三哥，路保长叫你替李秋莲家下操，给你多少钱？’

“我听他问得蹊跷，妈吔，提起这事我就有气，回答他说：‘路保长说李秋莲赖账不肯出钱，只给我两块钱，还说是他垫的。他当我不晓得，把我当皱额头②，李秋莲一次就给了他五十元。’

“罗烟灰这才悄悄告诉我说：‘王三哥，你还蒙在鼓里，路保长串通邮差，代李秋莲收下了张阿德的汇款，说是抵作下操费，把张阿德寄来的信也烧了。’

“我马上去找路保长要钱，路保长矢口否认，还臭骂了我一通，但还是做贼心虚，塞给我二十块钱，又说是他垫的。妈吔，我原以为这二十块钱可以买到一斗米，今天到唐家沱粮市一问，才晓得连五升米也买不回，转来转去，哪晓得粮食市一会便散了。我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妈吔，我干脆进酒馆去饱吃了一顿，还剩下几块钱哩。”

封大嫂听后，冷静一想，自己单凭王躄子几句话去问，路保长怎会认账。再说，自己与李秋莲并无亲属关系，以邻居的身分

① 结义的弟兄，又叫跳兰交。

② 指猪脑壳，意即当傻子。

去找路保长，有点不丁对。她暗暗思量，既然张阿德安全无事，一定还在民顺轮上，得设法给他通个信，让他回来料理，寻找秋莲……

王蹯子说完后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封大嫂的表情，见她安静地沉思不语，并没再说去找路保长说理，才稍稍安下心来。

封大嫂抬起头来对王蹯子说：“你以后再从罗烟灰那里听到啥子消息，赶快来告诉我一声，好吗？”

王蹯子忙答说：“封大嫂，你对人这样厚道，我王蹯子虽是残废人，也有良心。我再听到啥子消息，一定马上给你报信。”

封大嫂点了点头，看王蹯子走了，她才提起粮袋扛上肩，牵着宝儿往家里走。

二

夜，静悄悄的。宝儿已在床上睡熟了。

在昏黄的电灯光下，封大嫂和封丽华都默默地做着针线活。

封大嫂坐在床沿上鞋帮，不断将大针往头发上抹拭，一针针锥着。这是一双青布圆口鞋，一见便知是何大名穿的。她几次抬起头来瞥着封丽华，想叫她早点睡觉去，但她明天休班，非要亲自给何大名送东西去，有些针线活现时不赶完不行，所以几次都忍住了。

封大嫂觉得手腕有些发酸，停下针来歇息。她见封丽华缝着手上的一件白市布衬衫，全神贯注，毫无倦意，心中顿时千头万绪翻腾起来……

没让丽华去升学，她心中总觉内疚，丽华生性聪慧，若能上学一定成绩不坏。她每想到生得秀气、文弱的丽华不满十三岁便进纱厂做工，心中便感到痛楚。可是，目前的生活越变越困难，除此之外别无好办法。

今天丽华领了工钱，没有征求她的同意，擅作主张扯了几尺

白市布要给何大名做一件衬衫，剩下交给她的钱便不多了。

封大嫂并没责怪丽华，反而感到高兴。他俩如此友爱，使她觉得宽慰。

想到明天清早封丽华单身去土桥给何大名送东西，她总有点放心不下。土桥离海棠溪有三十多里，要是搭不上公共汽车，靠步行是很费事的。

封大嫂打破了室内的静谧说：“丽华，现时公共汽车很挤，要是你搭不上车，我看，你就不用去了，大名隔几天会回来的。”

丽华放下手上的针线，将她的辫子往肩后一甩，淡淡的细眉一蹙，不悦地说：“妈，大名哥那么喜欢打球，我想他穿的那双旧鞋早破了，要不给他送去，同学们会笑话他。再说，这件衬衫也非给他送去不可。妈，你放心，三十多里不算远，走去也没啥费力。”

封大嫂仍忧心忡忡地说：“来回有七十里哩，你说得多轻巧，一天时间恐怕……”

丽华不等封大嫂把话说完，急得脸上通红：“妈，我明天不等天亮就走，包管回来不见黑，你放心好哪！”

封大嫂沉默了，继续低头上着鞋帮。

丽华偷觑了封大嫂一眼，见她再没表示反对，暗暗一笑，又专注地一针一针地缝着。

封大嫂边上鞋帮边说：“大名这个娃儿也是，功课再紧，学校每月放四天假，也该回家看看……”

封丽华见她妈抱怨大名，嘟着嘴为大名辩护说：“妈吔，你哪格记不住，大名哥来了信，学校放假时他与同学们一道在乡下宣传抗日，还要给前方抗战的将士募寒衣捐，并非不想家，有正经事要干嘛！”

封大嫂已将一双鞋的鞋帮上好，站起身拿在手中端详了一会，说：“能借副鞋楦来楦上就更好看哪！”

她伸了伸腰，舒展了一下酸麻的筋骨，回答的语气虽然严肃，

脸上却挂着笑容：“偏你记性好，责备起我来。”

丽华停住自己手中的针线，抿嘴望着封大嫂哧哧地笑。

封大嫂被笑得生气了，瞪了丽华一眼：“男笑痴女笑怪，难道你吃了笑药不成！”

丽华忍住笑，谈的却是另一件事：“妈吔，我们厂也要成立抗日宣传队，他们要我报名去唱歌，说我嗓音好！”

封大嫂忙问：“你报名了没有？”

丽华点点头说：“报了，以后放工后回家可能要迟一些，要练歌哩！”

封大嫂沉默了一会，顾虑重重地说：“你们宣传抗日，难道你们工头不反对？”

“妈，现时抗日民气这么高涨，只要不误工，工头要想反对也不敢！”丽华说。

她俩谈说之间，丽华已将衬衫缝好。

封大嫂帮着丽华，将要送给大名的东西，用一块印花包袱包妥当，这时街上已打了三更。

封大嫂见丽华眼睛发涩，知她太倦了，忙催她去睡觉：“女娃子，快去睡，明天要起早床哩！”

丽华又收拾了几样小东西放进包袱里，才放心地去里间屋睡了。

封大嫂又忙碌了一阵，做完了一些零碎家务，坐在床沿上望着熟睡的宝儿出神……

听见楼梯吱嘎吱嘎响，封大嫂蓦地一惊：打过三更，这夜深还有谁来？

听见敲门声，封大嫂起身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

封大嫂听声音异常熟悉，一时想不出是谁，又问：“你是哪个？”

“张阿德！”

封大嫂惊喜异常，忙拨开门闩，叫了一声：“张大哥，你哪格现在才回！”

门开了，张阿德跨进门来亲热地叫了一声：“封大嫂！”

“张大哥，请坐。”封大嫂十分兴奋。

张阿德坐下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封大嫂，我家被炸毁了，秋莲母子俩在你家吗？”

“喝茶！”封大嫂没有立即回答张阿德，先给他倒了一杯茶，放在他面前的小几上。

张阿德目不转睛地看着床上睡得异常香甜的宝儿。他自从秋莲要坐月子时离开重庆，至今才回，并不认识自己的儿子。

封大嫂站在床边，指着宝儿说：“张大哥，这就是你的儿子。”

“哦，我的儿子！”张阿德惊喜交集，忍不住起身上前抱起宝儿靠近灯光仔细端详，又重复了一句，“哦，我的儿子！”

宝儿惊醒了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见自己在一个陌生男人手中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喊着：“伯娘，伯娘……”

封大嫂忙从张阿德手中接过宝儿，轻轻地拍着：“宝儿莫哭，他是你爸爸哩！”

宝儿安静下来，又在封大嫂怀抱里睡熟了。

张阿德坐回凳上，他想，既然宝儿在这里，秋莲肯定也在这里。但是，过了一会，仍不见秋莲的影子，忍不住问：“大嫂，秋莲呢？”

“秋莲——她……”封大嫂将宝儿放回床上，欲言又忍，眼里流泪。

张阿德心知有异，不觉紧张起来，身子微微朝前一倾，惊惶地问：“大嫂，秋莲怎样哪？”

封大嫂抹了抹泪水，说：“阿德呀，你怎么现时才回重庆，秋莲……”她声音哽塞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。”张阿德叹口气，“大嫂，秋莲，她……”

封大嫂半晌不说话。

张阿德急了，猜测说：“秋莲莫非被日本飞机……”

封大嫂摇头，眼里泪花滚滚。

“那……”张阿德焦急不安地注视着封大嫂。

封大嫂用衣袖揩干泪水，说：“张大哥，你将秋莲托付我，我没照料好，实在对不起人。”

“噫，大嫂，莫这样说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张阿德不是忘恩负义之辈。”

封大嫂这时才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向张阿德说了。

张阿德闷声不响，面孔铁青，过了一会，他蓦地站起身来，将拳头攥得紧紧的，指关节都在发响：“路保长这样欺人，这笔账我定牢记心间。大嫂，我目前要千方百计去寻找秋莲的下落。”

他目光在宝儿身上停留片刻，从身上摸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，说：“这笔钱请大嫂收下，宝儿只有暂时麻烦大嫂抚养，以后我会按月送钱与你。”

封大嫂推辞不收，张阿德已忍不住流出泪水：“大嫂，你并不富裕，若不收下，叫我如何能安心。”

封大嫂不便再推辞，说：“张大哥，请你放心，等你找到秋莲，我交给她一个白胖胖的宝儿。我与秋莲情同姊妹，你给钱不给钱都是一样。”

张阿德迟疑一下，说：“大嫂，夜已深，我走了。”

不等封大嫂回答，张阿德已几步跨出房门，一阵风似的走了。

封大嫂追到楼梯口，连喊：“张大哥！张大哥！”

张阿德已无踪影，她才想起还没细问张阿德这两年的遭遇，不觉“哎”了一声。

三

张阿德这两年并没遇啥意外。他前年随着民顺轮到武汉装载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撤退到宜昌后，果然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，

幸好中共人员已安全起岸了。

民顺轮虽没炸沉，却炸坏了，船员也有死伤，当时张阿德被爆炸的气浪扫入江中，顺水流了几十里，终于在古老背被救起，所以有他被炸死的传闻。

民顺轮不能航行了，准备由拖轮拖回重庆进厂修理，但拖到三斗坪，被留在那里暂时做了趸船。

张阿德被公司指定留船看守机舱，一守就是两年多，虽然心急如焚，记挂着家中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他接到过秋莲的家信，晓得她生了一个儿子，有封大嫂热情照顾，稍为感到放心。

他也给秋莲回过信，自己省吃俭用按月往家寄钱，哪晓得全被路保长昧心私吞了！

这次民顺轮被拖到重庆准备进厂修理，他才得随船回来。

当民顺轮在大佛寺江中抛锚后，他便迫不及待坐渡船上了岸，沿着江边崎岖的小路走回窍角沱。他看见家中的住房成了一堆瓦砾，已另有难民在废墟上搭起了简陋的地棚。

他认定秋莲母子俩一定寄居在封大嫂家，所以径直寻了去，果然不差，哪晓得秋莲却出了意外。

生活对他的磨难太残酷了，命运象一个阴险的小人，躲在暗处捉弄他。失掉阿苇的创伤还没在他心上平复，秋莲蓦地又要从他生活中消失。

他急速从封大嫂家中出来后，脸上罩着阴云，咬着牙，紧闭着嘴，走到河坝。阵阵夜风袭来，他不禁打了一个冷噤，在夜色中迷惘地站住了。

他茫然地举目回顾，在浓厚的夜幕下，景色显得异常模糊，只有对岸青草坝繁密的灯光映亮了半边天，铆钉枪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
他徘徊了一会，沿着江边想走回大佛寺去。他机械地摸黑走

了一段路，不由犹豫起来，想到回船去孤零零地睡在那间狭小沉闷的舱房中消遣时光，心里就觉压抑得受不了。

他想在岸上多呆一会，漫无目的地从一条斜径爬上了江边的岩石，想在这里坐一会，思考一下如何去寻找秋莲，把纷乱的思绪理顺。

他爬上岩石，又呆住了——这里恰巧是春燕投江的地方，前年离开重庆前夕，在这里与杨佑成呆过。

可是，这里早变样了。岩石上又凿出了更多的石鼻子，更多的纤藤拴在石鼻子上。岩岸下靠满了木船和排筏，船火闪烁，传来阵阵的人声，显得很嘈杂。

岩石上一字排开着新建的无数间捆绑房子，都是小酒店和杂货店，显然是专做船民生意的店铺，时过午夜，还很热闹，撸拳行令的声音处处可闻。

张阿德久已戒酒，这时不禁向小酒店走去，想借酒消愁。

他选了一家空荡少人的小酒店，店正中顶上挂着一盏双头瓦质菜油灯，油灯的火苗在风中闪烁，店里的光线时明时暗。

他刚跨进店内，听见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他：“张师傅，张师傅……”

这声音听来若远若近，若有若无。张阿德吃了一惊，凝神向里望去，看见从角落的小桌边站起一个人来，正向他招手，由于光线太暗淡，看不清是谁。正在游移的时候，那人身体佝偻，迈着蹒跚的步子向他走来：“张师傅，来喝酒。”

张阿德马上就认出来了，喊道：“谈明清，谈师傅！”

一反常态，谈明清死死抓住他不放，硬要请他喝酒：“张师傅，我快走了。请你喝酒，一定要赏脸。”

“走，你走到哪里去？”张阿德很觉意外，惊讶地问。

谈明清没回答他，只是拉他一起去喝酒。

张阿德只得跟谈明清走到小桌边，面对面坐下。

船员从来吃喝不分彼此，谁有钱便由谁请客，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。因为谈明清性情古怪孤僻，从不与人交往，今夜硬要请客，使张阿德十分惊讶。他见桌上摆着一碟豆干，一副筷，一只酒杯，碟里的豆干快吃光了，说明谈明清已独自喝了很久。

掌柜的又兼跑堂——整个店只有他一个人经管——又送上了一副杯筷。

谈明清举起瓦酒壶摇了摇，见里面存酒已不多，用沙哑的声音对掌柜说了几句。

一会，掌柜送上一壶酒，两碟小菜——不过豆干、花生米之类，这样的冷酒馆只卖这些价廉的佐酒菜，叫吃冷靠杯。

谈明清给张阿德斟满酒，语音含糊不清：“张师傅，喝！”

张阿德言语也不多，举起酒杯猛喝了一口，因多时没喝酒，他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，这干酒太厉害。

张阿德没用筷，从碟里拿起一块豆干，掰了一点放进口中咀嚼着。

在暗淡的光照下，张阿德看不清谈明清面部的表情，只见他下颌不断张动，在咀嚼着花生米，牵扯着蓬乱的胡须直是抖动。

张阿德这时又问：“谈师傅，你说要走，到哪里去呢？”

谈明清将口中的食物吞了下去，偏着头象在沉思，一会，转过头来，喝干了自己杯中的酒：“干！”象是在自言自语。

张阿德见没回答他的问话，也不介意，自己闷声不响喝起来。

他俩喝完了一壶干酒，又换上一壶，彼此都有了几分醉意。

突然，谈明清主动打破了沉寂，用迂缓而低沉的调子说：“张师傅，我晓得你是一个好人，我……”

张阿德扭头看了一眼远远坐在柜台里的掌柜，见他实在倦了，伏在柜台上打着瞌睡。酒店只有他与谈明清两个酒客。他见谈明清说了几句蓦地又停住了，于是轻声说：“谈师傅，你信得过我，有话就请说吧！压在心里难受哇。我也是从小受苦受难的人，